



杂园 话边

谢逸杂文选

杂园 话边

谢逸杂文选

园 边 杂 话

谢逸 杂文选

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市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960 1/32 10.75印张 插页2 184千字

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9500册

书号：10256·95 定价：0.86元

目次

- 〔1〕 有声有色
- 〔4〕 流水的启示
- 〔7〕 “远近高低各不同”
- 〔9〕 出色好“戏”
- 〔12〕 万丈高楼平地起
- 〔15〕 固有和臆造
- 〔18〕 秋夜读《孔乙己》
- 〔21〕 收获与耕耘
- 〔24〕 点睛
- 〔27〕 商品音乐
- 〔30〕 水神种种
- 〔34〕 拿来和拿来之后
- 〔37〕 充数和成数
- 〔39〕 拗与驯
- 〔41〕 许云峰不死
- 〔43〕 不屈不苟
- 〔45〕 不浅不悖
- 〔47〕 表 and 里
- 〔50〕 立根塞外

- 〔52〕 关于“水经”
- 〔55〕 岐山之鹰
- 〔57〕 太阳之大
- 〔59〕 张开你的翅膀
- 〔62〕 木瓜和橄榄
- 〔65〕 拉不断的表带
- 〔68〕 也谈郑板桥
- 〔71〕 医术和医德
- 〔73〕 家传还须外借
- 〔75〕 老而不衰
- 〔77〕 游泳盛会
- 〔79〕 生活乐趣
- 〔82〕 “半生献给……”
- 〔84〕 谁最早发现氧气
- 〔87〕 八十三天皇帝梦
- 〔90〕 过分的要求
- 〔93〕 科学的假想
- 〔96〕 星相之类
- 〔99〕 花团锦簇
- 〔101〕 三个外国医生
- 〔104〕 浩气长存
- 〔107〕 肚里不好撑船
- 〔110〕 龙套的龙套
- 〔113〕 说“义”
- 〔116〕 掩不住的光辉

- 〔119〕 生正逢辰
〔122〕 苦有不同
〔125〕 尝
〔128〕 能一手遮天吗？
〔131〕 真理是骂不倒的
〔134〕 世上本无鬼
〔136〕 卑鄙的嘴脸
〔139〕 千里共婵娟
〔142〕 血
〔145〕 风水
〔148〕 “体贴”什么
〔151〕 歧路彷徨的时候
〔154〕 龙舟与龙
〔157〕 糊涂不得
〔159〕 谈“孝”
〔162〕 入迷
〔165〕 万里飞攀
〔168〕 桧
〔172〕 钻之不已
〔174〕 行情
〔179〕 德赛二先生的胜利
〔182〕 走真理之路
〔186〕 从祁奚荐贤说起
〔189〕 充实知识库藏
〔195〕 三十谈“立”

- [198] 欲加之罪
[200] 古代的酷刑
[202] 齿眉之类
[204] 谀墓
[206] 铁肩担道义
[209] 追忆·追悔·追攀
[212] 拜师
[214] 焚稿精神
[217] 熊“衙内”伏法
[220] 一指之差
[222] 累卵
[224] 不饮“狂泉”水
[226] 裁枝去冗
[229] 从苕麻谈到圣旨
[232] 胆与识
[234] 下蛋·唱鸡及其他
[236] 薏米与谗言
[239] 枭鴞之类
[242] 排位
[244] 古代的佞
[247] 肥皂泡的破灭
[250] 书啊，书啊！
[257] 陆生楠和胡中藻
[259] 有愧与无愧
[261] 踟伏奋飞

- [262] 以天地为棺槨
[265] 不拘一格用人才
[268] 春风送暖
[271] 多为后代着想
[274] “海外红绳”
[277] 竽瑟
[279] 铜鼓
[282] 画马
[284] 梅华和《五瘴说》
[290] 展翅搏击
[292] 道是无情却有情
[295] 除旧
[298] 猛犬风格
[301] 架桥精神
[303] 引退以后
[306] 寒食有感
[308] 知足常乐
[310] 有名与无名
[313] 相敬·相争·相轻
[316] 王羲之的艺与德
[319] “春梦绕胡沙”
[322] 并非多余的顾虑
[325] “人约黄昏后”
[328] 且说“秃角犀”
[331] 要有一个桂岭派

有声有色

我每天上班下班，都看见一位老大娘拿着长扫把，在那条偏僻的小巷里扫地。这老大娘五十岁左右，是街道的代表，儿子在前线。这条小巷是卫生运动中的空白点，住户少，行人多，落叶、碎草、果皮、泥巴之类，天天都有，而那老大娘也天天在扫，从不中断。

老大娘每天在小巷里扫着扫着，行人路过看见了她，却不知道她的名字，脑子里也未必都重视她这一普通的工作。对陌生的人来说，她是个无名者，做着“无声无色”的工作。但是，正是他们，使人们的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欢愉。我所居住的这个城市，解放前苍蝇成群，大寒天还有蚊子白日出来咬人，霍乱是三年一小流行，五年一大流行。而现在，这些东西都给消灭得干干净净了，这就和许许多多的老大娘有关。她们象辛勤的园丁一样，除草浇水，日夜不息，而将我们这座花园修整得绚烂瑰丽，使我们能够呼吸着清新的空气。

真是无声么？并不见得，我们的事业都是有声的。不管是炼钢，是扫地，是开拖拉机，还是养猪，都是响当当的。这都是用具体行动向全世界宣布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！我们在为人类谋幸福！这声音飘过屋顶，掠过田野；这声音威震山岳，惊天动地。过去有人说我们是“无声的中国”，但是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在飞跃前进，劳动人民的凯歌响彻云霄。无声变有声，小声变大声，足以使人吃惊、景仰。

说是无色，这也不对。社会主义时代里的任何一件事，不管你是如何的普通，如何的微小，都不是黯然无色，而是光辉灿烂。做党和人民所要做的事，干一些人所没干过的活，走前人所没有走过的路，做前人做不到的事，这就非常出色。在我们辽阔的土地上，不论是车间或是田野，不论是集体或是个人，都是色彩鲜明，一派红色。

说是无名么？其实是有名。在各条战线上辛勤工作着的同志，不管是熟练的还是生手，不管是技工还是杂工，都有一个名字——“社会主义时代的人”，这名字光芒万丈，永垂不朽。这名字是不败的花朵，永远盛开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园地里。

小巷里扫地的老大娘，是一个有声有色的人物。她有社会主义之声、之色，她树立了为社会主义、为人民群众而献身的大志。她胸中那颗跳动不止的红心推动了她，使她能和许许多多的人一样，共同在

做翻天覆地的伟大事业。

1960年3月9日

流水的启示

年幼时我爬越过一些深山大岩，看见过一滴一滴的山水从岩壁顶上断断续续地掉下来，岩地面上是一小窝清澈的积水，满了，就向外流淌。它将流到哪里去呢？当时猜想不出来。以后，我又在山溪里放过木排，沿着小河坐过帆船，在大河里搭过汽艇，在海洋上乘过轮船，我才开始懂得，在一片汪洋的海水里面，是包藏着家乡山岩顶上掉下来的那一滴山水的。流转千里，它走过了漫长的道路，终于流到广阔的海洋去了。

这是一滴水所走的道路，我想，也是每一个革命者所走的道路。

多么艰苦啊，对的，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的道路就是漫长而又艰苦的。过了千山，还有万壑，走完一段，还有一程。但在坚定的革命者看来，这并不算什么一回事。因为革命者之所以成为革命者，就因为他胸中跳动着一颗火热的心，他身上发射着倔强的生命力。他象山岩里的滴水，一滴接着一

滴，将坚硬的岩石滴穿，流到岩外去。在深幽的山谷里面，在密茂的荆丛下边，他欢欣地流着，从狭窄的境地流了出来，从没有道路的地方闯了出来，冲开了谷里的枯草泥沙，绕过了数不尽的突崖巨石。虽然垒垒的山石堵住了去路，但他却猛扑猛冲，从山石间的薄弱地带钻出重围，滚滚直流；虽然从山腰到山脚是一道陡长的绝壁，他也一往直前，毫无顾忌地从山峡间直闯下去，湍湍急流，一泻千里。

从高山到海洋，中间不知阻隔着多少重山冈，横亘着多少道岭脉，但洪流却奔腾万里，从千山万壑中钻出来，流归大海，什么也不能阻挡它的前进，这是因为：它奔流不息。只有奔流不息，才不会丧失自己的勇气和力量，才可以永葆自己美妙的青春。一切革命者在从前那黑夜如漆的日子里，就是依靠着这股活力迎来光明；而在今后曲折的道路上，也只有加快自己的脚步，才能够汹涌澎湃地奔向海洋。对勇敢的革命者来说，阻力愈大，冲力就愈强。几年前我在左江上游旅行，夜宿鸭仔滩边，中宵醒来，耳边听闻百兽狂吼嚎叫的声音。第二天早晨到江边一看，却是流水擎起狂浪，溅着泡沫，象无缰的奔马一样，扑向江心那鸭群似的石滩，波光闪闪，疾流滔滔，使人为之振奋不已。

流水奔向海洋的道路，并不是笔直的，河床有时指向北方，有时转而向南，但滔滔的流水却永远奔流不息。从前孔子曾站在江边说道：“逝者如斯

夫，不舍昼夜。”他是对滚滚的流水发出慨叹。其实呢，应该象唱赞美诗一样地去高声歌颂流水，因为它奔流不息，所以不霉不腐，百折不挠，方向不变。

一滴水，在浩瀚的海里，终究也只是那么一滴；但从另一方面去看，这汪洋大海，也就是一滴一滴的水积成的。荀子《劝学篇》里有这么几句话：“积土成山，风雨兴焉；积水成渊，蛟龙生焉，……故不积跬步，无以至千里；不积小流，无以成江海。”他说出了事物的发展规律。没有一小粒一小粒种子，就不会有密茂的森林；没有一点一滴的工农业建设，也就没有宏伟的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。但这很需要“积”，积少成多，积小成大。一滴水如果不和其他许多滴水汇合起来，那就一事无成，更休想流入溪渠，积成江海。

1960年12月14日

“远近高低各不同”

有一个盲人不识太阳，别人告诉他，太阳的形状象铜盘，他敲一敲，记住了铜盘的声音。后来他听到钟声，以为钟就是太阳。又有人告诉他，太阳的光象蜡烛，他摸一摸，记住了蜡烛的形状。后来他摸着一把钥匙，以为钥匙也就是太阳。（原文见苏东坡的《日喻说》）

这只是一个故事，虽然不是真有其事，但却告诉了我们认识外界事物的道理。太阳的形状和铜盘的形状，日光和烛光，是有些相同，但却不完全相同，因此不能在两者之间划上一个等号。客观世界是庞杂纷繁、变化不已的。摆在你面前的两种东西，有的从表面上看是一样，但本质上却大有差别，有的是相同的多不相同的少，有的又是同少异多，甚至同一件东西，也因时间地点的变化而有所变化。如果只看相同的一面而忽视不同的一面，有时真的就会象那不识太阳的盲人一样，将铜盘、铜钟、蜡烛、钥匙都看作太阳，而闹出笑话。

闹些笑话还不要紧，严重的是因此而办坏了事。比如土壤，有黄土黑土、有肥沃有瘠瘦，这是比较容易看出来的不同的地方。但还有一些却是肉眼看不出来的，比如同一种颜色的土块，却有酸性碱性之别，在碱性的畚田里种作物，就应该少放石灰或是不放石灰，否则，青翠的幼苗就会被活活烧死。

因此，除了看一般情况之外，还要看特殊情况，要掌握事物的共性，也要善于识别事物的个性。比如说，山区比平原寒冷，播种应该是山区比平原迟一些，一般地说这是对的，但在另一些山区来说却又是错了。有一个老农曾经这样说：“我们山里种田用的是涧水，涧水刚从深山中流出来比较暖和，流到山外的平原区就变冷了；山里也没有山外那么大的风，所以能够比山外早播。”这话说得很有道理，是符合客观规律的。由此可见，对具体情况要作具体分析，不将活的事物套到死的框子里去，才可以将事情办好。

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”，这是苏东坡记游庐山的诗句。说得很不错，横看是个样子，侧看又是另一个样子，外界事物总是不尽相同的。我们要深入此山中，识其真面目，求同存异，分别对待，因时、因地、因物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措施，这样，在对自然作斗争中，才可以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”。

1961年3月24日

出色好“戏”

我常常想：一块土地很象一个舞台，蹩脚的导演和演员，在上面之所以会演出坏戏，是因为他完全被舞台束缚住了，一点也动弹不得；但优秀的导演和演员却不同，在上面他可以演出许多动人的好戏来，因为他能够千方百计地突破舞台的限制。

有一个种菜老妈妈，指着一块菜地对人说：“喏，你们看，这些芥蓝包，快要过世啦，我们在它旁边栽下生菜、油麻菜，现在不是可以摘了吗？看，下边还有芋蒙，应当算第三班的，刚起莧，再过半个月就可以吃了。还有，这些刚出土的细芽芽，你们莫当野草啊，它算是第四班，是薤菜。”阳春三月，正是蔬菜生产的所谓“淡季”，这个季节，过去不只品种少，而且产量低，但老妈妈却把菜园栽种得郁郁葱葱，青翠欲滴，这实在是一折出色的好“戏”。

可以突破舞台限制，可以消灭生产上的淡季，但并不是说人们可以不顾一切，想做什么就能够做